

第二十二回 黃煥之慕色受官刑

《吳歌·詠尼僧》：

尼姑生來頭皮光，
拖了和尚夜夜忙。
三個光頭好似師弟師兄拜師父，
祇是鑊鉞緣何在裏床。

元朝杭州臨平鎮上，有一尼姑梵林，曰明因寺。層巒聳翠，煙霧橫斜，飛閣流丹，琉璃鱗次，幢幢飄舞，寶蓋飛揚。瓶插山花，爐焚降檀，正是：

琪樹行行開白社，香雲藹藹透青香。

寺中一個老尼，年三十二歲，法名本空。有一少尼，年二十四歲，法名玄空。其年萬歷己丑歲，有一宦家，姓田，住於長安，因事被逮。小姐年方二八，因而避入明因寺，投師受戒，法名性空。本空見他性格幽閑，態度清雅，況几席間自多吟詠，豐姿異常，使彼為知客。但是宦家夫人小姐到寺燒香隨喜，都是知客陪伴。此寺向靈，遊客光棍因而生事，本空具呈本府，求禁遊客。太守將宋朝仁烈皇后手書三十二字，與尼貼於本寺云：

眾生自度，佛不能度，欲正其心，先誠其意。
無視無聽，抱神以靜，罪從心生，還從心滅。

於是門禁甚嚴，人罕得進。惟每年六月十九日，觀音成道良辰。是日，大開寺門，二三女尼集於殿上誦經，人可直抵寢室。

次年庚寅六月十九，滿鎮男女集聚在寺。但見知客顏色殊麗，體態妖燒，見者無不嘖嘖垂涎。適值鎮上典當舖內，徽州黃廷者，名金色，字煥之，乃當中銀主。美貌少年，俊雅超群，慷慨風流，美哉蘊藉。因慕西湖山水，在臨平鎮上當中讀書，便往西湖遊玩。也不期十九日觀音勝會，他聞知即往隨喜一番。

一到殿前，偶見知客，如醉如癡，在殿角頭踱來踱去，哪裏肯回。本空每因缺乏，往當典錢，見他常在當中，與徽人謔笑，有些面識，因此拿一杯香茶叫道：「相公過來請茶。」那煥之聽見，滿心歡喜，過來與本空玄空二尼施禮。見了知客，分外深深作揖道：「多謝師父美情，小生正渴，如得瓊漿，念小生何敢當之。」老尼道：「清茶何勞致謝。」那煥之口裏喃喃答應，眼睛不住的一眼看了知客。性空也動心情，見他不經的一眼看著，恐旁人看覺，托事進去。煥之見去，如失珍寶一般怏怏不樂。不覺天色將晚下來，道場已散，再望不見出來，再住也不象樣，祇得別了本空玄空，取道歸去。

到得當中，一心想念。次日復去，寺門緊閉無人，求開不得復觀矣。到了七月中旬，本空持衣一件，到當典錢。恰好煥之突出，見了本空，笑容可掬道：「日前重蒙賜茶，請師父到裏邊待茶。」本空祇得進到書房坐下，命僕烹茶相待道：「師父，你出家人，典錢何用？」本空道：「乃知客命來典的。因他父母是顯宦，一時被權臣潛害進京，後來俱故在京師。今乃中元令節，是目蓮救母昇天之日，各家追薦亡魂，知客思念父母，無錢使用，故著我來典錢。」煥之笑道：「原來知客這般孝順，不枉縉紳之家。我有錢一千，煩送使用，此衣送還。」本空再三懇留，煥之立意送與。歸與知客言及高情，知客已知十九日留茶之人，惟笑而已。未免將錢使用。過得幾日，一宦家夫人欲誦《法華經》道場一晝夜，受得襖銀二兩，知客浼本空加利送還黃生。本空送去，黃生留坐於房。煥之笑曰：「師父差矣，我因功名蹭蹬，方將捐資助修殿宇，些須微物要還，前日何不留衣為質。」留吃了茶，堅辭不收而別。

本空回，以黃生之言語之。知客曰：「黃郎何如人，乃能喜捨如是耶。」于時欲標隱情，遂手制點心數百枚，浼本空持去。煥之見說知客手制送他，喜出望外道：「師父，喜殺小生也。」便留他到後房，著童子炊煮，同與師父享之。於是二人對坐，各以眉目傳情。黃郎想到，若不先制此人，終難做事。其時四顧無人，上前摟住。本空尚在青年，心火難按，順從其意。

須臾事畢。厚贈本空道：「我有金簪一枝，乞轉送知客。」本空曰：「郎君得隴望蜀乎？」煥之笑曰：「真我知心人也。」辭去到寺。見了知客道：「黃郎著我送你一隻金簪。」知客曰：「此物奚為至哉。」擲於地下。本空訝曰：「彼以喜捨我們，何得怪乎？」知客曰：「此非師所知也。」本空說：「何所見而知之？」知客曰：「黃家當開幾年矣？」尼曰：「我務小時開的，想有三十餘年矣。」知客說：「黃郎幾年上來的？」尼曰：「我已見他三年矣。」知客曰：「三年間曾有喜捨否？」尼曰：「喜捨出一時善心，向來曾未有也。」知客曰：「據師之言，黃郎實有他意，非喜捨也。」尼曰：「如今此簪何以應之？」知客曰：「這事不難，師可即持簪去，說與黃郎檀越，既以善心喜捨，合寺並皆感德。今檀越且收貯此簪，待鼎新殿宇，一時來領白金耳。他若無他言，師且嚴之。如有他意，必然另有一番說話，師悉記取歸來，說與我知。」尼祇得又去，煥之笑曰：「師父來何速也。」本空取出金簪送還，又將知客所言，一一說之。煥之曰：「此語我已知之。有書數行，幸為我致意知客，乞師萬勿見阻。」尼曰：「事成之後，何以謝我？」煥之曰：「成事之後，當出入空門耳。」尼曰：「快寫」。煥之援筆寫曰：

自謁仙姿，徒深企想。緣慳分淺，不獲再睹豐儀。欲求西域金身，見憐下士。愧非漢武，莫降仙姬。切切痛腸，搖搖晝夜。聊具金餌，以作贊儀。

不過謂裴航之玉杵白，他日一大奇事耳，奈何不概存也？本空得書持歸，送與知客。性空拆而視之，笑而不言。次日，取紙筆復書云：

操凜冰霜，披緇削髮。空門禪定，條爾將期。忽承金簪寵頒。如納清藍之內。雖深感佩，不敢稽留。謹蹈不恭，負荆異日。

浼本空送去。煥之一見讀之，愈增思慕。於是留尼雲雨，私贈金帛，要圖方便。尼許以乘機邁會，通你消息。煥之叮囑再三。辭歸見知客微露其機，說：「書呆見回書，稱贊不已，一心想著天鵝肉吃哩。」知客笑曰：「年少無知，人人皆如此，不要理他便了。」口內雖與本空如此說著硬語，心中早已軟了。時時在念，每每形於紙筆。有一首詩書完，放於硯匣之下，詩云：

斷俗入禪林，身清心不清。
夜來風雨過，疑是叩門聲。

且說黃煥之自後朝思暮想，廢寢忘饗，欲見無能，欲去不捨，一日，踱至前村雲淨庵，信步走到庵中。恰好這日老尼姑道：「人一個也不在庵，止有小尼姑年長廿一歲，名喚了凡，生得肌如白雪，臉似夭桃，兩眼含秋，雙眉斂翠。忽見了黃煥之道：「相公何來？」煥之慌忙答禮道：「特來隨喜。」仔細把了凡一看，生得不下於知客。道：「賢尼共有幾位上人？」了凡曰：「止得一個老師，一個燒火老道人，僅三人而已。」煥之見說：「請令師相見。」曰：「家師去買辦果品香燭去了，有失迎候，請相公少坐。待小尼烹茶奉貢。」煥之道：「寶庵自有道人，何勞親去煮茶。」了凡道：「隨家師挑著素品之類，因此不在。」

煥之聽見，止得他獨自一個，心下又想起念頭道：「明因寺杳無音信往來，若得他與我如此，做一幫手，必妥當矣」。便笑道：「小師父，明因寺知客師父曾會過麼？」了凡曰：「極相知的。」又曰：「師父可認字否？」曰：「經典上朝夕誦讀，雖不廣博，略略曉得幾個。」煥之曰：「師父可曾見《玉簪記》麼？」了凡知他挑他，故意說實不曾見。煥之笑曰：「可曉得潘必正與陳妙常的故事否？」了凡說：「他二人如今在陰司地獄裏坐。」煥之說：「這不過小小風流，怎生便得下獄。」了凡道：「事雖然小，不知怎生得這般重罪。」煥之笑曰：「小師父，你可曉得情輕法重麼？如今我與師父奈何要知法犯法了。」小尼說：「相公，我是沒鬚的，說也沒用。」煥之見他甚有情興，便上前抱住要去親嘴。小尼再三推阻道：「叫將起來，看你怎麼。」煥之笑道：「你曉將起來，我便直入進去」。放出氣力，抱至幽室，扯下小衣，直抵其處。原來是半路出家的，且是熟溜得好。小尼道：「可恨你這惡少年，見了婦人便要如此。」煥之曰：「誰叫你生此好容之態，一時情興勃然便要如此」。兩下津津有味，情不能捨。「約你明日可來得麼？」了凡說：「明日王衙夫人在此誦經，後日初十也不能得，直至中秋二鼓，我掩上山門，你可悄悄地進來，我俟你便了。」煥之大喜道：「我如期有事與你商量，不可失約。」了凡曰：「不勞吩咐。」兩下辭別，煥之洋洋得意而歸，即思面謀知客之計。

等得到了中秋當中，管理人等請他賞月，但見：

關山一點，風月雙清，碧海結其愁容，青天明其心事。華非蠟燭，方正可中庭。朗中明樓，五夜渾同間氣。春秋異惑，夷夏同看。吃瓜子於橋頭，劈蓮房於水底。童唱新聲之曲，婢傳長恨之歌。俯仰松林，如行水藻。徘徊江檻，似濯冰壺。桂魄長生，梭女應態比色；巍樓高峙，嫦娥若不勝寒。未識古時，幾經興廢。何知此後，照許悲歡。玉人歌舞，嬉殘樹梢之光；妾婦嗟夫，漫顧樓西之影。別憐兒女，會憶瑟樽。欲將絲絡挽回，豈許槐陰障隔。自上弦而至生魄，未嘗一夕廢遊。或暢飲而與清談，何片時無友，守拙幾同待兔，分身願化為蟾。襟懷寂寞，幾忘流連暮日，酬酌酩酊，直欲穩睡中宵。

煥之其意不在酒，便托辭曰：「前村有約賞月，必不可辭。諸兄盡興待我，領彼盛情便來。」遂出了當中，一步步走到庵中。

約莫二更時分，四顧無人，把門一推，是掛上的。心下不然。祇聽得起拴響，那門已扯開半扇。煥之挺身進去，隨手拴上。見了凡素袂相迎，煥之在月光之下看他，比前日越加嬌媚，做出許多愛慕之情。問：「二老人家可安寢了麼？」了凡說：「他們心無掛念，此時熟睡之矣。看此月色，未忍撇他，與你月下談心如何？」煥之曰：「最好。」了凡曰：「君年幾何？那方人氏？姓甚名誰？有無妻室？」煥之曰：「我姓黃，名金色，別字煥之，年已二十一歲，徽州休寧人氏。聘妻左氏，尚未成婚。先收愛妾林苑花在家。十八歲上到本鎮當內攻書。」了凡曰：「觀君襟懷瀟灑，態度風流，我欲從你為第三室，心下如何？」煥之大喜道：「難得愛卿一點真心，令我何福消受。當此月明之下，交拜立誓，慢慢蓄髮歸家，永為夫婦。」正是：

乃今已訂閨中婦，自後休敲月下門。二人立誓已畢，了凡曰：「以月為題，聊詩一首，以紀其事。」詩云：

碧天雲淨展琉璃，三五良宵月色奇。
輪滿已過千世界，明宵尤訝一痕虧。
向勞玉斧修輪影，願借金風長桂枝。
人對嫦娥同設誓，賞心端不負佳期。

了凡持此詩到知客房以說他，知客起身不語。久之曰：「何偶有私，心原無染。」了凡曰：「倘有知心客，我願為君圖。」知客起索前詩，了凡據袖不與。固問其人，矢矐客附耳細說其故。了凡曰：「莫非黃郎乎？」知客點首曰：「然。」了凡曰：「黃郎溫柔如玉，爾真謂得所配矣。」遂出珍珠同心結二物，詩一首，奉與知客。詩曰：

累累珍珠結，相將到大羅。
知音頻悵望，莫擲謝鯤梭。

知客曰：「此從何來？」了凡曰：「爾心上人托我致意，向蒙慨允，願結同心，得敘佳期，粉身以謝。」知客郝然笑曰：「某落髮空門，何能為黃郎作兒女態那。」了凡曰：「爾未識人道之樂耳。倘飽其味，日擁黃郎不令歸矣。」知客曰：「黃郎何足牽我方寸。」了凡累促回音，知客不肯。又促再三，知客拂箋寫曰：

郎情溫似玉，妾意堅如金。

金玉兩相契，百年同此心。了凡辭出明因寺，就道往黃家。當中煥之接見，引入內房，出知客回詩，誦之大喜。拴上房門與之謔浪，良久而別。

且說黃金色聘妻左氏，年已及笄。見夫家未有迎娶之期，鬱鬱不樂，久之成病，名醫妙藥，石上澆水。父母知其心病，令媒約往黃家催娶。黃家即時修書，差人到臨平投下。煥之看了進退兩難，踟躕未決。即往雲淨庵，浼了凡致知客。了凡祇得為黃郎投明因寺而來，與知客相見，言黃郎想切，求促會晤。知客泣下曰：「我非草木，不盡人情。第人遙見阻，黃郎能飛渡乎？」了凡曰：「祇要你訂一佳期，我導引爾室如何？」知客俯首不言。了凡曰：「業已許之，遲疑何益。」促之再四，知客啟笥取白綾帕題詩於上，詩曰：

妾年方入笄，那知月下期。
今宵郎共枕，桃瓣點春衣。

那了凡持去，密地送與煥之。見帕上之詩，十分大喜，不意果然猶處子也。喜躍過望，巴不得到天晚，共了凡同去。

且說臨平鎮上，有光棍五六人，專在本地闖禍。若尋出事來，內中做歪做好，假意贊助，詐得銀子大家平分。以詐人為業，終日在街坊覺察。人家有事，幸災樂禍，一有些須小事，便捕風吹火，弄得老大起來，這是他們的主意上頭了。他這些人，每每見黃煥之在明因寺前，雲淨庵裏走著，心下懷疑。初然見他是個財主，又是讀書之人，不敢惹他。後來見本空了凡綢繆日甚，便是勾尼姑，乃是人人可捉之事，況是有錢之人。小小雛兒，若不捉他，卻不當面錯過一樁好買賣也。於是暗埋機箭，外頭得探。這一番，煥之留了凡吃了夜飯，至黃昏悄悄而來。將近明因寺，遠遠望見有人探望，似有心捉獲之狀，不敢近前，祇得退回避去。如是兩天，見前番人

如把守者，遂歸當中，留了凡同寢。但心中大失所望，夜來知客久俟，直到四更不至，深自悔恨，題詩怨曰：

嫩萼未經風雨潤，柔條先被雪霜催。

從今不學閑花草，總是春來也不回。和衣就寢。

天明了凡突至，曰：「夜來有五六人同守寺門，不能前進。我同黃郎直至四鼓方回，特令我早來請罪，並結佳期。」知客憂形於色，以詩贈了凡。了凡曰：「汝恨黃郎，莫飲冰水。」知客曰：「誰似你登門覓漢，慣品玉蕭。」了凡曰：「汝未見黃郎，便知玉蕭好品耶？今晚始嘗之如何？」知客曰：「寺外有人，莫要如此，再待後看。必須無覺察者，方可再圖。」了凡曰：「若是有人伺候，必不進來。毋勞囑我。」別去。

且說這班光棍聚語曰：「昨晚分明見有二人，隱隱約約投寺而來，後來徘徊遁去，如之奈何？」內一人喚名王七，原是田副使家中走狗的人，他明知寺內知客是仕人小姐，不好在眾人面前說得原故，道：「你們做事真真莽撞，比如捉賊見賊，捉奸見雙，奸夫不曾進內，反把守了寺門，何由而入？必須放他進內，從從容容，慢慢為之方可。」眾人一齊笑道：「王七哥之言極是。」遂皆散去。

至晚，了凡約了煥之，慢慢走至明因寺。見四顧無人，把門輕輕叩了幾下，祇見本空出來開門。放了二人進內，引至知客內房相見，歡喜至極。玄空擺出酒餚，五人坐在一桌，姿情暢飲。了凡斟酒一杯，奉黃郎曰：「郎飲合歡杯，嬌花醉後開。」復斟酒一杯，奉知客曰：「相逢成夜宿，檀越雨雲來。」五人大笑。

煥之曰：「日前家父有書來云，聘妻左氏病勢危迫，促我歸娶。我內戀愛芳卿，不忍歸家。不期今早訃音已至，嗚咽不已。今芳卿宦室嬌姿，向雲門權避。今蒙不棄，以結三生。借了凡為媒，本空主婚，對天盟誓，以圖偕老。」大家一齊道好，玄空列香燭於佛前，促二人對天交拜，各執一卮稱慶，知客吟曰：

旋蓄香雲學戴花，從今不著舊袈裟。

寧操井臼供甘旨，分理連枝棄法華。

越宿頓知鴛被暖，乍妝殊調鳳釵奢。

禪心匪為春心膩，女子生而願有家。歡至三鼓，各皆就寢，煥之抱知客而睡。知客謂黃曰：「平生未識燈花開，條到花開骨盡寒。願郎愛護，勿恁顛狂。」黃以白綾帕取紅，知客嬌啼不勝。黃取燈下一看，曰：「桃瓣驗矣。」知客留注黃郎在寺讀書，勿許出來，恐被人捉獲著。往來取辦，俱是了凡，自到待髮長後，同到黃門。這班光棍久察不見，祇疑外未及內，不知在內而不出外也。在已年餘，知客髮已成妝矣，黃郎回當中，理治備於歸，竟日放心出入。早已有人算計。

一夕，黃有急事要到當中，方啟寺門，一個光棍把煥之縛注，連了凡扯了道：「好個修行清淨法門，敢為著這般污事。我們如今捉他。二人到官，憑官正法。」煥之討饒，情願出銀求免。

在於光棍本欲詐錢到手，便假意要放了。誰知哄動了里甲，便要執定送官。將二人竟自捉了船，直至杭州。次早，送府投首。太守見眾口一詞，況黃尼二人皆無言辯，竟每人責了廿板，枷號於府門之外，看者排山塞海而來。內有好事者，作詩八句，以嘲了凡，詩曰：

五更三點寺門開，多少豪華俊秀來。

佛殿化為延婿館，鐘樓竟似望夫臺。

去年弟子曾懷孕，今歲閻黎又帶胎。

可惜後園三寶地，一年埋了許多孩。竟書成大字，貼於府壁。見者無不相笑。

且說明因寺裏因出門捉去之時，裏邊並不知道。在黃家當裏，祇說黃煥之在寺中，並不來尋；雲淨庵祇疑了凡在明因寺裏，又不注意；知客日夜盼望，黃郎不見到來，祇說當中料理，竟不知枷於杭州府前也。

一日，知客正癡想間，忽聞叩門甚急，疑為黃郎至矣。玄空啟門，見一少年云：「求見知客。」玄空祇得報將進去。知客因為蓄髮，不便見人，又著玄空問道：「姓甚名誰，有何事故到來？」那少年答道：「我乃知客兄弟，田元便是。」知客早已聽見，忙出相見，悲喜兩生。便問：「兄弟，聞你在徽州躲避，一向可好麼？」田元道：「蒙姐姐垂念，小弟一到徽州，恰好遇王家兄弟為媒，把小弟贅在黃家為婿，故此身安。今權奸已被直臣苦諫，冰山一解，勢皆倒矣。聖上把從前避害之家，有無罪罰一應赦免，今我家亦赦回籍，田產依先給還。小弟先來報姐姐，即往府衙，一面具呈領給去也。」知客見說，滿面歡喜道：「謝天謝地，不期也有今日。」說：「弟幾時得會麼？」田元道：「他父親隨後同他來，今即去，待弟一回同姐姐一齊往家中去住，重整家園。」說了出門。

次早，已到杭州。一到府前，祇見許多人擁著看那尼姑。少年田元上前一見，見枷條上寫著枷號，「好騙尼僧犯人一名黃金色」，祇聽見一人說道：「這個後生快快活活一個人，恰在這裏吃這般苦。」田元問道：「兄知他是甚麼樣人？」那人說道：「他是徽州府人，家中開一當舖，在於臨平鎮上，因結識了尼姑，家中妻子死了，也不回去。他在家中十分快活，今日反受這般苦楚。」

田元待要再問，恰好響了三梆，即時換了衣中，進了衙門，上堂行禮。太守看見手本，方知乃同年田副使之子，留至後堂吃茶。田元稟稱：「小侄蒙老伯覆庇，蒙聖上給還田產等物，求老伯推愛先人，求示給領。」太守道：「領教。」又說：「賢侄還有別事見教麼？」田元稟道：「適見府門外枷號好騙僧尼黃金色，小侄實見不平。向因在臨平當內攻書，偶爾閑步往尼庵經過，恰遇尼姑出門別幹，湊著一班光棍，一時起意活捉前來。止望將錢解贖，誰知當內尚未知之，那有銀子，祇得送府。今黃生又無人寄信，連這三餐不給，死在旦夕，可恨這班光棍，老伯還該細審重處纔是。」太守道：「領教。」遂至堂上，一面取犯人開枷，一面差人拿臨平鎮上光棍重責。須臾，二犯開枷釋放，道：「黃金色回家，尼姑了凡還俗聽嫁。」不題。

且說田元歸來，見了姐姐。向時逃散家人，聽見物歸原主，一齊都走攏來，到庵相見，叩頭求收。田元回道：「你各人且回，待我調停端正，你須再來。於是遂同向日管帳之人清還產業，及原先一應所失物件，有無之間，依先成一宦門規矩。即請了田小姐，到長安歸家居住。本空、玄空二尼隨侍，把明因寺暫時封鎖。恰好徽州黃家，送著女兒到田衙完聚。田元接進丈人住下，整酒以待。即日著人往臨平鎮上尋兒子黃金色到來相會。人到當中尋取，當中諸人曰：「一向在明因寺讀書，久不來了。」著人陪往明因寺，祇見封鎖好了，竟無下落，正在疑想之間，祇見煥之同著了凡投寺而來。

兩邊見之，各吃一驚，煥之見寺門封鎖，好生驚恐。及問兩邊的人，皆不知細的，祇得同了來人忙到長安來見父親。一見田元出接，並不知來意，延進內廳，見了父親。拜見岳父，妹子同了知客出來，心下驚喜不定。知客細說始末，方知妹夫即妻子之弟田元也。煥之稟過父親：「妹夫之姐，即媳婦也。」於是開闢喜筵，團圓歡慶。煥之密令了凡蓄髮，以報同他受罪之情。又過半載，

一妾隨到徽州，拜見父母。那林苑花多年不見丈夫，如得珍寶一般。後奮志攻書，進了徽州府學。後復往杭州，厚贈明因寺本空、玄空，並雲淨菴老尼。好事者作《金簪傳奇》行於世，予今錄之，與《玉簪記》並傳，可為雙美乎。

[返回 >>](#) [歡喜冤家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